

東方富亨集





## 寓言的寓言

有一次，真理決意要去朝見宮廷。

就是赫龍·阿爾·洛希特（註一）的宮廷。

神是偉大的！神造了婦女又造了空想。

真理對了自己說：

『可不是嗎？在那先知的樂園中委實有着不少的仙女啦，在那地上的樂園中，在那皇帝的宮禁中，委實有着不少的麗人啦。在先知的園中，我許不是仙女中間的最末的一個；在皇帝的所有的妃嬪中間，我却確實是第一個了，在所有的宮女中間我却是一個美麗的宮女了。還有比我的朱唇更鮮豔的珊瑚嗎？從這朱唇中間吐出的呼吸，又是多麼

柔和我的脚兒又是多麼白嫩啊。我的乳峯真像兩片百合花，在百合花的尖頂綴着朱紅的斑點。要是能把頭靠在我的酥胸的，那真是幸福的人啊！他一定會做着奇異的夢了。我的臉真像滿月一樣的秀麗，我的眼真像黑金剛石一樣的光亮，假如有人靠近了瞧着我的眼珠，不論他是怎樣偉大的人物，他免不了笑着看出自己是太渺小了。神在歡樂的時候創造了我，我的本身便只是頌讚我們的創造者的歌。」

真理忽然立意來到了皇宮前面。

她只帶了她的美麗，赤裸裸的不掛一絲。

走到了皇宮的大門口，一個老人帶着恐怖喝住了她。

「婦人，你連面幕都沒戴上，到這裡來做什麼？」

「我想去朝見尊榮高貴的蘇丹赫龍·阿爾·洛希特，就是派提雪荷（註二）和喀立

甫（註三）我們的大皇帝。在世間除了神沒有比他更高的了！」

「一切事情全是神的意志！你叫什麼名兒？你是不是叫無恥啊！」

『我的名兒叫真理。兵士先生，聽了你的話我並不見怪。人們總是把真理認作無恥，把虛偽認作羞恥呢，請到宮裏去，給我通報一下罷。』

在喀立甫的宮廷裏面，聽得真理來了，大家都非常激動。

『她來了，許多別的不免都要走散了。』總理大臣祁亞發爾沉思着說。

許多的大臣們也都覺得阢陞不安了。

『她究竟是一個女人啊！』祁亞發爾說。『照着我們這裏的規矩，每件事情都由着那些不懂得這事情的人去幹。在我們這裏，關於女子的事是由太監去管的。』

於是他就到了太監總管那里。

他到了保管派提雪荷的平和，尊榮與幸福的人那里，便說道：

『最尊貴的太監啊！那邊來了一個自信以為美麗的女子，把她攆走了罷。你該知道在皇宮裏邊這如何使得。請你攆走了她，免得違犯了宮廷的規矩。一切的事情都美麗地莊重地辦去罷。』

太監總管忙到了宮門口，用了他的死沉沉的眼向那赤裸的女子瞧了一瞧。

『你想朝見皇上嗎？那可不行，像你這模樣，他不能見你。』

『爲什麼？』

『人到了別的世界來時是帶着這模樣的，離開了別的世界去時也是帶着這模樣的。可是在這世界裏像這模樣就不應該。』

『真理只有當她是赤裸裸的真理時才是好的啊。』

『你的話和法律一樣的公平。但是派提雪荷的權力比法律還高。像這模樣，皇上斷不能見你！』

『神創造了我，便是這副模樣！太監先生，請你當心，別說出謗毀神明，輕蔑神明的話來。謗毀便是不智，輕蔑便是傲慢。』

『對於神所造的一切我不敢謗毀，也不敢輕蔑。但是神造了番薯是生硬的；人喫番薯以前，先把牠煮了。神造了羊肉是帶着血的；人喫羊肉之前，先把牠炙熟了。神造了穀米

是和骨頭一般的硬的；人把牠蒸過，撒上了些番紅花粉才去喫。要是人喫着生的番薯，喫着生的羊肉，咀嚼着不曾蒸過的穀米，一面却說「神創造了這些東西本是如此的」，這話說的通嗎？對於女子的情形正是一樣。在被脫去衣服以前，她先得把衣服着上了！

「這是說番薯，羊肉，穀米！」真理帶着怒容說。但是蘋果，梨頭，香瓜，人們難道也煮熟了喫嗎？倒要請教太監先生。」

太監微笑着，是只有太監和蛙才能夠這樣的微笑着。他說：

「瓜兒必須切去了皮。蘋果梨頭也是同樣的喫法。你願意不願意我們也切去了你的皮……」

真理趕快就跑走了。

「今天早晨，你在宮殿門口，發着粗暴的聲音，是和誰爭吵呢？」赫龍·阿爾·洛希特向他的平和尊榮與幸福的看護者問着。「全座宮殿裏鬧的大驚小怪的，到底是爲了什麼事？」

『有一個女人，一個不識羞恥的女人，很無禮的，竟敢照着神創造她的那種本來的模樣，來朝見皇上。』太監總管回答說。

『痛苦生恐懼，恐懼生羞恥！喀立甫說。『要是那女人不識羞恥，就依着法律辦罷！』

『在皇上口中沒有說出以前，我們已遵照着皇上的意志做了！』總理大臣祁亞發爾這樣的說着，伏在皇上的脚下和地上接吻。『他們已把那女子趕出去了！』

皇帝喜悅地瞧着他說：

『神是偉大的！』

神是偉大的！神造了婦女又造了拘謹。

真理忽然立意要去朝見宮廷。

就是赫龍·阿爾·洛希特的宮廷。

真理着着粗硬的毛布衣服，繫着一根草繩，握着一根旅行的杖，從新來到了皇宮前。



『我是講道！』她兇狠地和門口的衛兵說。『奉了神的命！我要求朝見喀立甫！』  
衛兵帶了慌張（衛兵是不免要慌張起來的，當一個不相識的人走近宮前的時候）帶了十二分的慌張，趕快去通知總理大臣。

『那個女人又來了！』他說。『這回她是着了毛布的衣服，自己稱作講道。但是從她的眼睛裏，我們猜着她就是，就是真理！』

大臣們都激動起來了。

『不依了我們的意志，到這里來，是多麼違逆了皇上啊！』

於是祁亞發爾說：

『對了。她是講道。這應得由慕甫替（註四）管去。』

他就召了慕甫替，向他致了敬意。

『請用了你的智慧替我們救出這個危局罷。請你好好的辦，一切都要依了宮廷的法度。』

那慕甫替來到女人那里，深深的打了一個躬，直把身子俯到了地上。他說：

『那麼你是講道了。你在地上踐踏的每一步路都被祝福罷。當牧師從寺院的尖塔上，用了向神頌禱的尊榮的言辭，召請了許多真理的信徒，那些信徒都聚集在大教堂裏禱告的時候，——在那時候請你到來罷。那邊的用珍珠嵌鑲的親王坐的那把大交椅，那時候我就恭敬地讓你坐着罷。那時候再請你向那些真理的信徒們講道罷。你的地位應該是在寺院裏。』

『我想要朝見喀立甫！』

『我的孩子啊！你應該知道國家彷彿就是一科大樹，樹根深深地穿入在泥土裏面。人民好比葉兒，包圍着樹身，派提雪荷是花兒，開在大樹的頂上。根啊，樹啊，葉啊，——一切都只爲了開放繁郁的花兒，有了花兒，樹才有了芳香了，有了美貌了。神創造着是如此神的志願是如此！你的言辭，講道的言辭，好比是新鮮的水。這水的每一滴都應得被祝福罷！可是，孩子，幾曾聽見過有人拿水去澆在花兒上面？水是應該澆在樹根裏的。樹根潤濕了，』

花兒便盛開了。我的孩子啊，澆灌着樹根罷！快好好的離開這里罷。你的地位是在寺院裏，在那些貧賤的信徒中間。往那邊去講道罷！

真理的眼中帶着淚珠，離開那和藹的慕甫替顧自走去了。

那天赫龍·阿爾·洛希特向慕甫替問道：

『今天早晨，在我的宮殿的旁邊，你和一個什麼人，低聲下氣的說着話，但是在宮中許多人都大驚小怪起來。這是什麼一回事？』

慕甫替伏在派提雪荷的脚下向地上接吻，回答說：

『大家都慌張了，我才平心和氣的出去說話，原來是來了一個瘋子。她着着毛布做的粗衣服，口裏說着要皇上也着同樣的衣服。單是想想也夠可羞啊！難道報達與大買司寇，俾魯德與貝爾別克的統治的大君主，值得着那毛布的衣服嗎？這就是忘了神的恩意。只有瘋子才能有這樣的怪想。』

『你說的不錯，』喀立甫說。『要是這女子是發了瘋的，就應該好好的看待她，可憐』

她可是同時應該設法，使旁的人不至受他的禍害才好啊。」

『派提雪荷啊，你的話是褒獎了我們，褒獎了你的臣屬。我們早就照着你所說的打了那女人了！』祁亞發爾說。

赫龍·阿爾·洛希特帶着謝意，仰首望着賜給了他這一羣聰明的臣屬的上天，他說：『神是偉大的！』

神是偉大的！神造了婦女，又造了狡詭。

真理忽然立意着去朝見宮廷。

就是赫龍·阿爾·洛希特的宮廷。

真理吩咐，從印度運了五色衣，從勃魯薩運了透光綢，從斯密那運了金絲布。

從海洋裏她取了黃色的琥珀。用了小鳥的羽毛當作裝飾，那小鳥小的和蒼蠅一般，蜘蛛見了要生畏。

她戴上了金剛鑽，和大的淚珠一般；大佩上了紅玉石，和血滴一般；紅綴上了珍珠，映在肌膚上的色澤恰像接吻後的餘痕；帶上了青玉，和天空的青色一樣的青。

一邊講談着身上種種珍奇飾物的故事，又漂亮，又歡樂，媚眼四處的丟着，四周圍遠一大羣的閒人，屏着呼吸聽她講談——真理是如此地走到了宮廷前面。

『我是寓言。我是寓言。我是和波斯氈，和春草，和印度綢一樣的五色迷離的。聽罷，我的手上足上的環鐲怎樣地叮璫地響着啊。那是和支那皇帝的盜塔上的黃金小鐘一樣的聲音。還有那支那皇帝的故事，我到後來再和你說罷。再瞧這金剛鑽罷，這和美麗的公主同他的走到天涯地角去爲她找尋寶物的她人分別時候灑下的淚珠一般。我後來還要和你講那美麗的公主的故事哩。那公主的頸上留下了她的情人接過吻的餘痕，和這顆玫瑰色的珍珠是一個模樣。她的眼在那時爲了憂傷過度變成又烏又大，又是夜一般的黑，不更是和我這一粒黑珠一樣嗎？我還要再講他們互相偎抱着的事哩。他們相互偎抱着，正當那天色蔚藍如同這塊青玉的時候，正當那星兒閃爍如同這金剛鑽的時候。我

願意朝見派提雪荷，願神賜給他若干歲的壽命，十倍於他的名字的字母數，願神再加倍賜他罷，再加一倍罷，因為神的恩惠是無窮盡的。我願意朝見派提雪荷，向他講些故事：和金蠅一般的小鳥飛着的葛藤纏繞着的棕櫚林；阿比西尼亞國王的獅子；那波羅王的象；泰奚馬哈宮的美麗；尼泊爾國君的珍珠。我是寓言，我是五色迷離的寓言。

宮庭的衛兵聽了她的話不覺沈醉了，忘了去通報宮內的大臣們。

但是廷臣們已從宮牆的窗口望見了寓言。

『看哪，那邊來了寓言，五色迷離的寓言！』

總理大臣祁亞發爾撚着鬚兒，微笑地說：

『那女人是不是要朝見派提雪荷帶她進來罷！我們不應當害怕新奇的東西。造刀的是不怕刀的。』

於是赫龍·阿爾·洛希特聽了外邊的歡噪，問道：

『是什麼事在宮內宮外，他們歡噪些什麼，爲什麼這樣鬧哄哄的？』

『寓言來了。着了離奇的衣服的寓言。現在全報達的人，男女老少，都趕出來聽她講故事了。聽的沒一個肯走。寓言是來朝見你的，阿，命令者！』

『只有神是唯一的命令者！我願聽聽百姓們所聽得的話。快把寓言帶進來罷！』

於是所有的宮門，用象牙嵌成，用珠玉琢成的門都爲寓言而開了。

在兩旁行禮的廷臣與匍匐地上的奴才們中間，寓言大踏步走到喀立甫赫龍·阿爾·洛希特的前面。

他帶了微笑歡迎這位美人。

真理蒙着寓言的假面，在喀立甫前面出現了。

他微笑着溫和地說：

『說罷，我的孩子，我正在聽着呢！』

『神是偉大的！你造了真理！』

『真理立意要朝見宮廷。』

『赫龍·阿爾·洛希特的宮廷』

『真理總是達到目的的』

『克斯末德』(註五)

(註一) Harun-al-Rasid 報達之回教教皇(766-890)。

(註二) Padishho 即大皇帝。

(註三) Kalif 回教教皇之尊稱。

(註四) Mufutio 土耳其之高級僧侶。

(註五) Kysmet 命運的前定。



## 喀立甫和女罪犯

『唯一的萬能的神鑒臨着先知——願他永久帶着福祉與安寧——鑒臨着余，報達城的慕甫替，敬奉赫龍·阿爾·洛希特——報達城的蘇丹和君上，一切上帝的信徒忠僕所擁戴的喀立甫——的意旨，特頒布聖諭如下。仰諸民人等一體知悉：

『依照可蘭經典，上帝曾啓示下民曰：

「惡德敗行，流毒塵土，毀滅邦國，殘害人民；皆因淫亂恣肆，荒嬉無度，徵逐酒食，耗損體魄，遠離神明之故。」

『吾儕今後當令報達人民至德善行，上達天庭，譬猶園圃芬芳直干雲霄，更

如高僧諷誦，由聖寺塔尖，上達天聽。

『凡百惡德，流行世間，皆以婦女爲之媒介。

『今世婦女，玩忽戒律，蔑視貞操，敗壞良風，已成通病。

『今世婦女，自頂至踵，盛裝豔服。面部僅被紗幕，薄如煙霧。時或衣珍貴之織物，亦不過用以顯示肉體之美，藉作勾引男子之計而已。

『神創造婦女之身體，而婦女則用之以作勾引犯罪之工具。

『因受婦女肉體之迷惑，致使兵士失其剛勇，商賈亡其財貨，工人怠於勞力，農民棄其耕作。

『爲此吾儕當立下決心，除去蛇身之毒囊，俾不至爲害於人。

『爲此特頒布禁令如下，凡光榮偉大的報達城居民，務一體知悉：

『在報達城內，一切跳舞，唱歌，音樂，一律禁止。

『笑與戲謔一律禁止。

「婦女離家出外時，只准被一白色麻布製之長袍，從頭至腳，均須加以包圍。  
「頭上只准在眼部留出兩個小孔，俾在街上走路時不至和男子相撞。

「凡婦女，無論老幼妍媸，應一體知悉：婦女身上，如有一指尖顯露於外，卽作爲蓄意引誘男子論，作爲蓄意殘害報達城的衛兵論，立卽加以嚴懲。如在街上遇見此種婦女，大衆應向之投擲石子，使其立斃。

「以上所述，特定爲法律。

「諸民人等，應一律凜遵無違，因此係大教皇赫龍·阿爾·洛希特的意旨。

「報達城大慕甫替哈齊甫親王奉命布告。」

許多傳令的差官，敲着銅鼓，吹着喇叭，向着市場，十字路口，報達的泉水旁走過去，高聲宣讀着聖諭，當這個時候，在這繁華富麗的大城中，一切歌舞音樂都終止了。

全城彷彿傳染了瘟疫似的。

一切都靜寂無聲，像在墓地裏一般。

滿街行走的婦女，都像個活鬼，從頭到腳，披着一件白色的大長袍，只露出兩個小眼珠，從兩個小洞裏向外偷偷地張望。

市場裏到處是空空的，歡笑和呼嘯都聽不到了，連那在茶館裏叨叨不休的說故事的人也默不作聲了。

人們老是這個樣子的：反叛的時候，他是會反叛的；但要是他們開始服從的時候，他們就只知道服從法律；他們只知一輩子服從下去，甚至那編訂法律的人也覺得這樣的服從是有些可厭了。

赫龍·阿爾·洛希特竟想不到他的歡悅愉快的報達城，竟變成了這個樣子。

『最聰明的親王啊，』他和那大慕甫替說：『你的告諭似乎太嚴峻了些呢！』

『聖上啊！法律和狗這兩件東西是越兇越好，越是兇越是能教人害怕。』慕甫替回答說。於是赫龍·阿爾·洛希特向大慕甫替致敬說：

『你的話也許是對的，最聰明的親王啊。』

同一時候，在那遙遠的凱羅地方，那充滿着歡樂嬉戲，謔浪笑傲，音樂歌舞和戴薄紗面幕的女子的城裏，住着一位年輕的跳舞女子，她的芳名叫佛璣瑪。——上帝赦免她的罪過罷，爲了她給與人們以許多歡樂。

她正在十八歲的青春。

在全世界的跳舞女郎中間，凱羅的跳舞女郎，是最著名的，而在凱羅的跳舞女郎中間，佛璣瑪又是最著名的一個。

她聽到東方種種繁華富麗的景象，東方的名城報達——據他所聽到——是和最大的金剛石一般地閃耀着。

全世界都說起那一位爲一切信徒所擁戴的喀立甫——赫龍·阿爾·洛希特說他是怎樣的榮耀，怎樣的漂亮，怎樣的喜歡跳舞。

喀立甫的聲譽，早就傳入了佛璣瑪的美麗的耳朵。她就決意去到東方，到報達城，到

喀立甫赫龍·阿爾·洛希特那裏，用了她的跳舞，供喀立甫的欣賞。她說：

『據我們的向來的規矩，凡是真正的信徒，應該把各人所有的最好的東西，不論是什麼，都貢獻給喀立甫；我所有的最好的東西是跳舞，所以我應當把跳舞貢獻喀立甫。』  
她攜帶了她所有的衣服首飾，就動身作長途的旅行。

從亞歷山大里亞到俾魯德路上，她所乘坐的那隻船，在中途裏遇了颶風。  
船上的乘客都失去了理性。

那時佛瓊瑪着的衣服和平常她跳舞時着的一樣。

『看哪，』船上的乘客都指點着她，帶着恐怖地說：『這個女子已發了瘋了！』  
佛瓊瑪回答說：

『男子活着時只要有一柄短刀就夠了；女子活着時只要有一套合式的衣服就夠了——至於別的東西，男子們會替她找尋的。』

佛瓊瑪的聰明，是不減於她的美貌。

她知道世間一切的事，都是在運命的書上註定了的。

『克斯末德』

那船觸了礁石，船身破碎了，船上的人一個也不能活命，只有佛璣瑪却獨自跳上了岸。

謝謝上帝，她到了俾魯德，從那邊她跟着駝隊，一同走向報達城去。

『我們帶了你去，是替你送死去的啊！』那駝隊的引導者取笑她說。『你着了這樣的衣服，到了報達，他們會用了石子把你殺死呢。』

『我在凱羅着了同樣的衣服，可是誰也不會用花片兒擲我呢！』

『可是在凱羅沒有像報達城的哈齊甫親王那樣的一位嚴正的慕甫替，而且在你們那裏也不會頒布過聖諭，像在報達那樣啊。』

『但是我犯了什麼罪？這是爲什麼呢？』

『因爲人家說，你的衣服使男子們引起了壞的想頭。』

的。』  
『難道對於別人的思想我就應當負責嗎？我是只有對於我自己的思想負着責任的。』

『那末，你把這些話向哈齊甫親王去面說，看他怎麼樣！』

佛瓊瑪跟着駝隊一同到了報達，那時候已經是夜了。

在那寂寞的，黑暗的，虛空而無生氣的城中，她在街上蹣跚着，最後她看見了一所屋子，在那邊有一星燈火。

她就去叩那屋子的門。

原來那是大慕甫替的邸宅。

恰巧是同樣的情形：當秋天鳥兒遷居的時候，鸚鵡們會自己飛入捕鳥者的羅網裏。

那大慕甫替，哈齊甫親王還沒有睡哩。

他在那裏坐着修道，而且正在起草一道聖諭，比以前那個更嚴峻的聖諭。

聽得了剝啄聲，他欠着身子側耳靜聽了一回。



『莫非就是喀立甫赫龍·阿爾·洛希特嗎？他在夜裏時常不能安眠，所以很愛在城內私行察訪。』

那位慕甫替親自去開門。門開了。他又驚又恐地向後倒退着：

『婦女婦女到了我家裏！到了大慕甫替的家裏了！而且又是這樣地打扮着！』

佛璣瑪俯下身子，行了一個敬禮，說：

『老伯伯！照着你的莊嚴的道貌，照着你的尊貴的長鬚，我敢說你一定不是一個平常人。照着你的那塊翡翠玉，是那先知——願他永久帶着福祉與安寧——的顏色，照着你的頭巾上綴着的寶玉，我猜想着，在我的前面的，是報達的大慕甫替，最尊貴，最著名，最聰明的哈齊甫親王。老伯伯啊！請當着姪女兒一般地接見我罷！我是從凱羅來。我的母親給我取了個名兒叫佛璣瑪。我的職業便是跳舞，假使跳舞也配稱作一種職業。我來到報達，爲的是要把我所擅長的跳舞，供獻給喀立甫，使他歡喜。但是我敢立誓，阿，大慕甫替啊，我在以前不曾聽見過有這樣的嚴峻的聖諭；那聖諭呢，不用疑慮，自然是很正當的，因爲

那是出於你的聰明的主意。這便是我敢於違犯了聖諭，着了這樣的服飾到尊駕的前面來的緣故了。請赦免我罷，偉大而最聰明的慕甫替啊！

『唯有神是偉大而最聰明的啊！』哈齊甫答說：『我的名字委實是叫哈齊甫，人家稱我叫親王，喀立甫赫龍·阿爾·洛希特又封我爲他屬下的大慕甫替，我呢，却還不配任這個官職。真是你的運道，你恰巧撞進了我的屋子，沒有給別的人們覷見。要是給別人覷見了，依了我的聖諭，他們就會把你送交警察，或者就會用石子把你擲死呢。』

『那麼，你對我要怎麼樣！』佛瓊瑪恐怖地叫着。

『我嗎？倒沒有什麼！我很讚賞你的美貌呢！法律和狗一般：牠見了人就咬，可是見了他的主人，牠是也能獻媚的。那聖諭誠然是很嚴峻，可是好在我親自寫成的！我的姪女兒啊！你安心着罷；你要是想歌唱，就歌唱罷；你要是想跳舞，就跳舞罷。』

但是當那繫着響鈴的鼓兒發出聲響來的時候，那位慕甫替却忽然戰抖了。

『低聲些！人家要聽得的！要是那可厭的執法官，一旦知道那大慕甫替在夜裏接見

外國的女子……阿，那些廷臣們多麼討厭啊！照例蛇是不應該毒死蛇的，可是那些廷臣們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自然那女子是很美的，我是很願意把她收留在後宮，充作宮內的第一名的舞女。但是，理性，大慕甫替，要有理性……我可以不把她送給執法官嗎？應該教她也在執法官面前跳舞！要是執法官審定她是罪犯，把她治罪，那却是應該照辦的。我的聖諭中的條律，一次都沒有應用過。定了法律，要是不去用牠，那就等於是狗而不咬人。狗不咬人，人家就不怕牠了。但要是執法官看上了她，把她赦免了，那也是好的。因為這樣毒蛇的囊去掉了。那犯人可以平安睡覺了，罪名就歸到了審判者的身上。」這樣的自言自語着，大慕甫替立即就打了一個條子給執法官，他說：

『大執法官閣下：茲將違犯聖諭的女罪犯送交閣下——報達最高的法官。凡是醫生都應該診察最凶險的病症，不當懼怕病毒的沾染；所以閣下應把這個女子的罪惡，當面偵察一下。要是查出她是違犯了聖諭，是犯了罪的，那就照着法律辦罷。要是閣下以為她是值得赦免的，那就本着你的良心的慈惠做也好。法是生在地上的，但慈惠却是天上』

生來的。』

那大執法官也還沒有睡。

他正在寫着明天的審案的判決書，這些案子都是要由他審決的。他因為案件久懸不決，使犯人們多受痛苦，所以趕先把判決書擬定了。

當人們把佛璣瑪帶到了他那裏的時候，他把慕甫替寫的條子看了一遍，說：

『嚇，老奸賊！他自己違犯了他自己定的法，現在他特意要教我也來犯法呢！』

於是他對着佛璣瑪說：

『那麼，外國姑娘啊，你要知道這裏是正直而好客的地方。好，你要知道我的正直你就得把你的犯罪行為一件件的表演出來，使我得以細加審判。跳舞，歌唱，一切犯罪的事情，都得在這裏當面做着。須要記得，在法官前面，是一件也不許瞞過。判斷的正確是全要憑着你的表現呢。至關於好客一節，你應該知道，好客是每個法官的特性。法官時常款待客人到了這麼久長，等到他自己不願款待了，也還是要款待着呢。』

於是那天夜裏，在執法官的邸宅也聽到了打鼓的聲響。

那位大慕甫替是猜想的不錯啊。

赫龍·阿爾·洛希特那天夜裏也不會睡得着覺，依照向來的習慣，他在報達的街上徒步察訪。

喀立甫在心頭嘆氣。

他的舊時的歡樂熱鬧的報達城，直到深宵還是喧鬧着不休的報達城，現在到那里去了呢？

現在是，家家人家只聽得到……睡覺的鼾聲。

忽然那喀立甫的心房砰砰的跳躍了。

他聽得了花鼓的聲響。

奇怪！有人在大慕甫替的邸宅裏行樂。

過了些時，那鼓聲又從執法官的家中聽得了。

『真是出色！』喀立甫微笑自語：『小人睡着的時候，君子却在那里行樂了！』

他回到宮中，心裏很惦念着夜間慕替甫和執法官邸宅中所發生的事。

他幾乎等不到天明。當太陽的第一道光線射進報達城的時候，他就到了獅子殿上，開最高的審判。

赫龍·阿爾·洛希特升了寶座。

在他身旁站着他的尊榮與權威的保衛者——執着出鞘的雪亮的短刀的武士。

在喀里甫的右旁坐着那位大慕甫替，頭巾上繞着一塊大翡翠玉，是用那先知——願他永久帶着福祉與安寧——的顏色。

左旁坐着那位大執法官，頭巾上鑲着血一般紅的大紅寶玉。

喀立甫用手接觸着短刀，說：

『唯一的萬能的神鑒臨着，我們宣告最高審判庭開幕。願此審判庭也和神一般的正直而慈惠。』

『全城都安睡着，而爲了治理那城，那些君上長官却不曾安睡着，這樣的城，真是幸福的啊！昨夜裏，報達全城都寂靜的睡眠着了，却有三個人爲了治理報達都不曾入睡；我——報達的喀立甫——我的聰智的慕甫替和我的嚴肅的執法官。』

『我是在編撰一道新的聖諭。』慕甫智說。

『我爲國家大事忙着。』執法官說。

『辦公事是多麼快活啊！那些事正像跳舞一般，是在花鼓的聲中辦着呢！』赫龍·阿爾·洛希特歡樂地嚷着。

『我是在審問犯人。』慕甫替說。

『我也在審問犯人。』執法官說。

『罪犯在夜裏審問着，報達更是百倍的幸福了！』赫龍·阿爾·洛希特高聲地說：『我也略知道一點關於那女罪犯的事。我剛巧在街上遇見了帶她到報達來的那駝隊的引導者，我是從他那里知道的。我正打算下令把她拿捕，誰知她自己已投到這兒了。快把那』

女罪犯帶來！』

佛璣瑪戰慄着進來，匍匐在喀立甫脚下。

赫龍·阿爾·洛希特向她說：

『我們早知道你是一個怎樣的人，而且你從凱羅來，特意爲了要用你的跳舞求你的喀立甫的歡悅。你真是把你的最好的財產獻給我們了。可是你的行爲却違犯了大慕甫替所定下的聖諭，因此你應得歸法庭懲辦。起來罷，我的孩兒！完成了你的志願，在喀立甫面前跳舞罷。神保佑着，喀立甫也一定不會給你的跳舞引壞，因爲慕甫替和執法官也沒有被你引壞呢。』

於是佛璣瑪開始跳舞了。

那位大慕甫替一面瞧着她，一面低聲的自言自語着，却故意教喀立甫聽見：

『阿，罪過啊，罪過！她把神聖的聖諭都踐踏碎了。』

那位大執法官一面瞧着他，一面低聲地自言自語着，却故意教喀立甫聽見：



『阿，犯罪啊，犯罪！她的每一動作，都值得判一個死刑。』

喀立甫只是癡靜地看着。

『女罪犯啊！』末了，赫龍·阿爾·洛希特方纔說：『從那美麗的放蕩的凱羅城，你來到了嚴肅的規矩的報達城。在這裡一切都是虔誠。可是虔誠和偽善不同。虔誠是黃金，而偽善却是假幣。對於偽善，神除了懲罰和毀滅以外，不會再給什麼。你的美貌，你所遭遇的不幸，都不能軟化了你的審判者的心意。正人是執法如山的，不知道徇情。』

『不必張開了手，求執法官的寬宥，也不必求慕甫替的寬宥，更不必求我——你的喀立甫——的寬宥……』

『大慕甫替啊！你覺得對於這個違犯聖諭的女子，應該定一個什麼罪？』

大慕甫替行了一個敬禮說：

『死刑！』

『大執法官啊！你的意見怎樣？』

『死刑』

『死刑！我也主張死刑哩。你是違犯了聖諭，依照法律應該就在這里，立刻用了石子對着你拋擲。誰來擲第一塊石子呢？我，你的喀立甫。讓我找得了一塊石子，先來動手。』

赫龍·阿爾·洛希特把自己頭上的頭巾取下，摘下了鑲在頭巾上的大鑽石便準對着佛璣瑪擲去。

那鑽石落在她的足旁。

『第二個應該是你了，』喀立甫說。他面向着大慕甫替。『你的頭巾布繞着一塊美麗的暗綠色的翡翠，玉是先知——願他永久帶着福祉與安寧——的顏色……這麼一塊艷麗的玉石，除用了拋擲罪犯以外，還能有更好的用法嗎？』

那位大慕甫替脫下了頭巾，摘取了那塊大翡翠玉向佛璣瑪擲去。

『現在輪到你了，大執法官啊！你是擔任着嚴肅的職務，在你的頭巾上又閃耀着血一般顏色的寶玉！現在快執行了你的職務罷！』

那大報法官取下頭巾，摘下了那紅寶石向佛璣瑪擲去。

『女人啊！』這時赫龍·阿爾·洛希特說：『拿了這些寶石罷，你所犯的罪名是應得受這樣的刑罰。把這些寶石藏着，算是爲了喀立甫的恩惠，爲了他的大慕甫替的虔誠，爲了他的大執法官的正直，留作紀念的物品。現在你去罷！』

據說從那時起，在世間便開始成了一種風俗，就是用珍珠寶玉，向美麗的女子拋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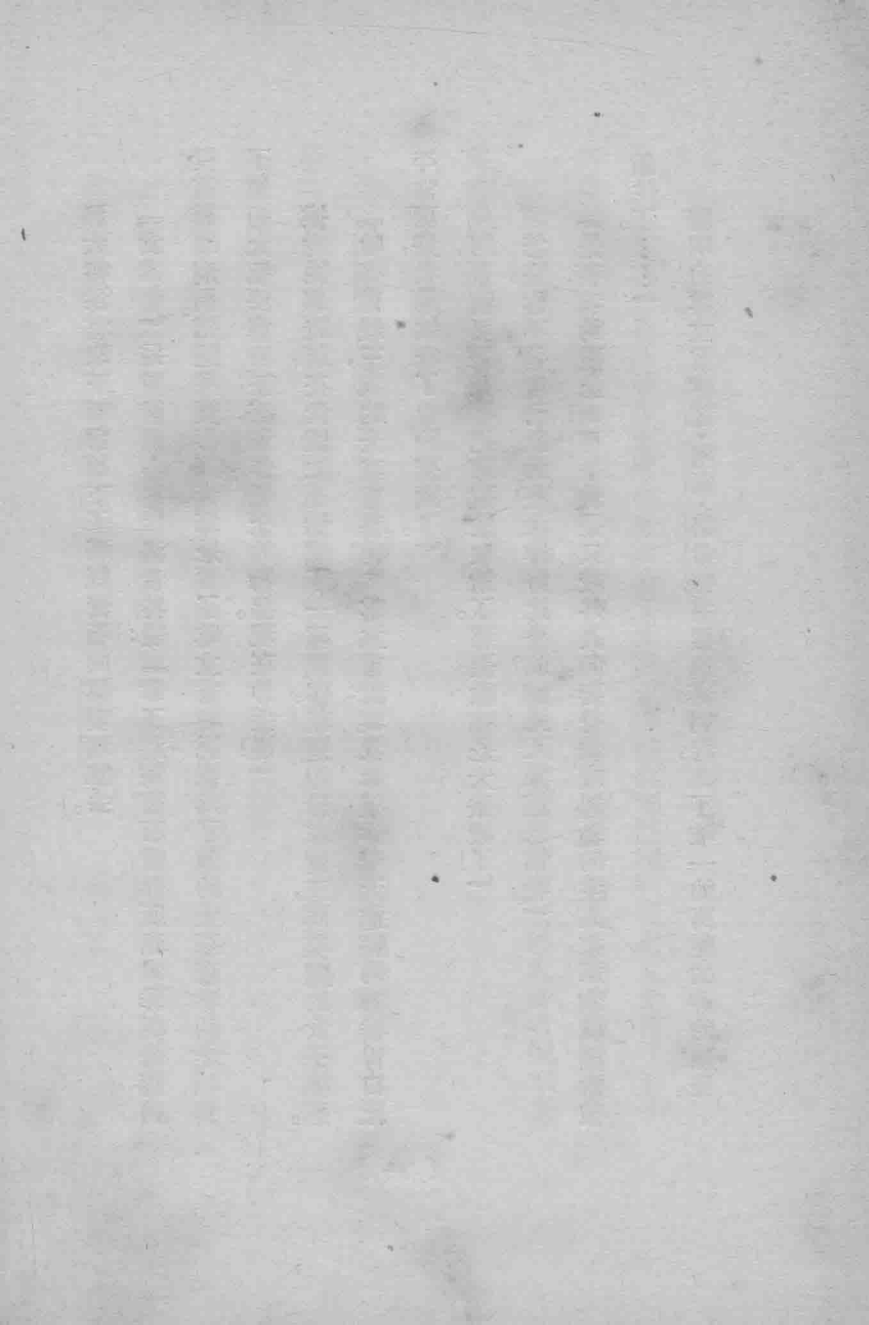
『哈齊甫親王，我的大慕甫替啊！』喀立甫說：『我希望你今天進餐的時候胃口比平常更好，我是執行了你的聖諭了。』

『阿，是啊，可是我要把那聖諭取銷了。那聖諭確是太嚴峻了！』

『怎麼？你不是自己說的麼？法律好比是狗，越兇人家越是怕牠。』

『是啊，我的聖上啊！可是狗是只咬外人的。要是狗咬起牠的主人來，那狗就應當被鎖住了……』

聰明的喀立甫赫龍·阿爾·洛希特這樣地審判着，爲了唯一的萬能的神的光榮。



## 赫三怎樣落下了褲子

是啊，是啊，這篇寓言的名兒是叫作：

『赫三怎樣落下了褲子。』

讓我把這一段故事講出來罷：

有一次，在那莊嚴偉大的報達城裏，住着一位又富又出名的大商人。

他的名字叫什麼呢？

當他還在他的母親的子宮裏遊戲的時候……

（天堂在那里呢？原來就在母親的子宮裏面啊。）

母親就給他取了一個名兒叫：

『赫三，哈基』這意思是說『幸運兒赫三』

他真是幸運兒啊，又年青，又美麗，又智慧，又多錢。

錢是非常多。

那麼他還缺少什麼呢？

赫三自己以為只缺少了一件東西：

他應得要娶親了。

說得到——做得到。

人家挑選了全城裏一個最美貌的姑娘，給他定了親。

她是……她是……呢，那不是言辭所能形容的。

是只有用了音樂才能把她形容出來。

總之，她是和你的那位戀人一樣地美麗就是了，讀者先生！

而且也和你的戀人一樣美麗！

而且和你的一樣，我的好先生啊！

（照這樣子，我向各位讀者先生逐一地說去。）

赫三把報達全城的居民都請了去喫喜酒。

備辦喜酒的是全世界第一等的好廚子。

在羊羣裏那時便起了大恐慌，都說：

『世界的末日將要到臨了！赫三說要把世間所有的羔羊都殺了，在羊肚子裏裝滿櫃子，隨後蒸熟了去享客。』

看見了這般奢華，富麗，歡樂的婚筵，那些婦人們都淌下眼淚，他們因了嫉妒而哭了；她們嘗飽各色各樣的美味，各種的蜜製的，用桃花杏花的花瓣做成的糖食。

許多姑娘們呢，只嘗了些紫丁香花紫羅蘭花做成的蜜餞；她們賭氣，說是不想再喫別的東西了，除非到了她們自己出嫁時。

男子們却側着頭，美麗的音樂使他們聽得出神了。

許多少年的腿，因為跳舞的疲倦而彎跛了。那些老年的莊重的客人呢，都拚命地喝酒，——可蘭經裏酒是不禁的——都喝得大醉，他們的步履漸漸的重了，倒在地上了。

可是夜半的鐘聲鳴了！——大家期待着的時光到來！

許多太太們挽着新娘，把她送進了那間富麗的洞房。

他們歡呼着，取笑着，脫去了新娘的衣服，把她安放在掛着青紗帳的新夫婦的牀上。

那媒婆就去邀請赫三。

新郎進房來了，許多知友們陪伴着，真是一個風流瀟灑的新郎啊！

他的步履很勇敢，很歡悅，但只是緩緩地走着。

因為凡是聰明人，總不願意匆忙地行走，無論是到死刑場上去，無論是到結婚壇上

去，緩緩地走着就是了。

而且我們即使緩緩地走，人生本來也就像箭一般地飛去的。

那麼我們何必定要匆忙地活着呢？



赫三在掛着青紗帳的牀的對面的氈上，緩緩地坐下，他緩緩地受着許多朋友們的祝賀，他緩緩地立起身來，演說：

『我的少年時期的朋友們啊，我向諸位致敬；現在，我要向我的童男生活告別了呢。』他便向着牀前，跨進了一步。

可是……可是……恰巧在這當兒，赫三，赫三的褲子忽然落下了……

登時發出了闕堂的大笑，和雷一般地響。

老太太們受傷一般地，癡癩一般地笑着。

年輕的太太們和敲着小鐘一般地笑着。

男子們笑不可仰，幾乎都跌倒在地上了。

新娘從青紗帳裏看出，也禁不住高聲地笑了，生怕別人聽得了她的狂笑；她便故意把釧鐲叮璫地搖着，遮掩了自己的笑聲。

一屋子裏都笑得不能合嘴了。

赫三惘然地站着，赤裸了下半體，褲子落在地上。

連他的脚跟都羞的發顫了。

那時他已惶急得不知人事，他連忙拾起了褲子，跳出了臥房，飛奔地跑到天井裏，看見那邊客人繫着的馬，就騎上了，用足蹀在馬腹上亂踢着就騎到了街上。

那時從屋子裏邊還能聽得潮水一般的笑聲。

原來一些微細的事倒是有關於一生的幸福啊！

赫三恰和瘋子一般，騎在馬背上，也不顧東，也不顧西，只是向前地亂奔着。

他只是催迫着那匹馬，拚命地向前奔跑，跑的越快越好。

於是跑到了等二天清早時光，他看見大買司寇城出現在眼前了。

俗語說，在逃難時候，麵包的味兒是苦的。

真會說謊啊！

在逃難的人，麵包的味兒既不是甜的，也不是苦的啊。

異鄉是不會送麵包給你……

異鄉的麵包連苦的味兒都不會給你嘗到。

一個窮小子，錢夾裏連一個銅子都沒有——這便是流落在異鄉的赫三啊……

在異鄉裏，家家的狗都要欺侮你，和欺侮偷兒一般。

異鄉的每重門，好像是特意爲了欺侮你而設的；恰巧你要進門去，牠就釘住你的鼻子，砰地關上了。

在異鄉的階沿上的石頭，像是故意要擊破你的腦袋。

在異鄉裏，只有那樹木，搖曳着繽紛的花枝，熱誠地歡迎你，好像是在說：

『請，請你來上吊罷！』

赫三帶着恐怖，把那異鄉的情形察看了一會。

他到了市場裏。

他把他騎來的，喫盡了苦頭的那匹馬賣了，得了些錢，他就買些油炒杏仁。

把杏仁盛在袋裏，他背着袋行走，到了住着宮女的屋旁就停下來，屋旁是窗，窗上釘着木格子。

『我，我是從遠方來的！我要找尋女人的牙齒，和我的杏仁一般白的牙齒！請問最白的女人的牙齒在哪里？』

『呃，我們怕你的杏仁是要折斷牙齒的，』有人從窗格子裏面張望着。

『不要緊，太太啊，』赫三必恭必敬地回答。『我的杏仁是會因了妒忌而自己破碎的！牠被放進了你的小嘴裏的時候，牠見了你的美麗的齒，便因妒忌而破碎了！你就不必用力來咀嚼！』

在中午以前，他的所有的杏仁都賣光了。

赫三把賣得的錢，數了一數，又去買了些紅色的小橙子。

『在這城裏，誰有美麗的朱唇能夠和我的小橙子匹敵啊？』

『你的橙子漿汁多不多？』窗格子後面又有人問了。

「呃，太太，我的橙子一到了你的嘴裏，就因為妒忌而流淚了！」  
太陽還高懸在天空，所有的橙子已賣光了。

赫三用了同樣的方法，販賣了別種的果物和糖食，在商場裏熟識的人多了，而且頗有些信用了，於是他把糖食鋪子收起，開了一家珍寶鋪子。

每禮拜一，照東方的習慣，那一天只有女人們到市場上買東西去，赫三便把貨色前前後後堆滿了一大堆，從他的有皺紋的鬚鬚裏面露出狡猾的笑容，指着那些東西說：

「美麗的夫人啊！美麗的夫人啊！你願意使你眼角裏永遠不流出淚嗎？買了這些耳環去罷！看那金剛石哪！真像是一粒一粒的淚珠！讓眼淚來裝飾女子罷！這原來是「克斯末德」請買了這耳環，淚珠就不會再在你眼角上閃耀了！把命運禳解了罷！在你的耳上掛了淚珠以後，你想淚珠還會再掛在你的眼上嗎？」

「美麗的夫人啊！絕世的美麗的夫人啊！請不必買什麼，只請你瞧一瞧罷！只瞧一瞧罷！這一塊土耳其玉石，只消給你一瞧，就變成蒼天一樣的颜色了。請和你的情人說，要他

給你買一枚胸針，是用這土耳其玉嵌成的，他靠在你的胸頭，就如見了蒼天的一角了！

『這是一塊碧玉，是海樣地闊而且深的。』

『這是一塊紅玉，和血滴一樣紅！在黑暗裏能發光。』

『夫人啊！美麗的夫人啊！請央求你的情人，送給你這海，或者這血滴！從一滴的血裏起來的風波是比大海洋裏起來的怒潮更大呢！』

『美人兒啊！美人兒啊！這裡是幾粒珍珠！幾粒珍珠！』

『我怕呢！珍珠就是眼淚。』

『但是只有那小粒的罷。那小粒的。只有那小粒的珍珠才帶了眼淚來。大的珍珠却不會使女人哭泣的。』

赫三是這樣地說說笑笑，帶着談諧的態度，講着輕巧的語言，他居然做了不少的買賣，漸漸地變成富翁了。不久，他在大買司寇城裏得了大名聲。

甚至連大買司寇的蘇丹也知道了！

除了衆蘇丹的蘇丹——神——以外，沒有更大的蘇丹了！

神是偉大的！

那蘇丹召了赫三去，談了許多話都很投機。乘間他就向赫三說道：

『做蘇丹最難的一件事，就是選擇一位宰相了。』

赫三就恭恭敬敬地回答說：

『陛下，你的見解自然比我高出萬萬了。但是我的私見却以爲這事並不很難，在平常是怎麼辦呢？他們是隨便找一個人來，任命他做宰相，並且佈告人民說：「現在替你找得一個聰明的人了！你們都應得服從他；要是你們不服從，便砍去了你們的腦袋。」難道不可以用別的方法試一下嗎？我們就何妨不挑選那高位的人，却挑選公正的人。我們不妨試試挑選一個尋常的面實際却是聰明的人，任他做宰相不好嗎！』

蘇丹點點頭說：

『原來是這麼簡單嗎！我可是沒有想到。選那個聰明的人來做宰相呢？赫三，你是聰

明人，我就任你做宰相罷！

『陛下，依允了你，那便是服從你。』

於是赫三做了大宰相了。

他是又公正，又慈善，又聰明。

好人都愛他，歹人都怕他。

他所頒布的法律，個個人都悅意。大買司寇全城的人都帶着驚異說：

『看哪，我們有怎樣的一個宰相啊！他既不是貴族，又不是名士，他却是一個公正的

人！』

這樣地過了十年。

大買司寇的蘇丹，有一天，把他所心愛的宰相去叫了說：

『赫三，祝福那日子罷，當那好風把你從你的祖國帶到這里來的日子，祝福那偉大的聖的可蘭經罷，那可蘭經教訓我們要好好看待異地的來客赫三啊，我爲了大買司寇』



的福利，聽從了你的教導，遂行了你的志願，已有十年了。現在我盼望你也聽從我的言語，遂行我的志願。聽着罷，赫三！我聽從你的教導的時日恐怕也不多了。我到墳墓去的路程已近在目前了，怕連回想過去的歲月的閒暇都不多了。我親眼看見大買司寇城在你的德政之下，我更願意大買司寇城長在你的德政之下，直到你的壽命完了時為止。

『聽罷，赫三！我沒有後嗣。我把我的愛女許配了你，你就做了大買司寇的蘇丹。聽我的話，服從我的話罷！』

赫三伏地，在蘇丹的足上親了個吻，說：

『依允了你，那便是服從你。但是，陛下啊！只有神是我們的唯一的蘇丹！除了衆蘇丹的蘇丹，沒有更大的蘇丹了！在一切的蘇丹之上的蘇丹曾向我說了：

『赫三啊！』他說，「大買司寇是美麗的，可是你的祖國是在報達啊！天下的美人多着，可是沒有一個美人能夠像母親的皺的臉的美麗！也有人以為在外國做蘇丹，比在本國做百姓更好得多，可是這樣的人既不配做本國的百姓，也不配做外國的蘇丹啊！」

『衆蘇丹的蘇丹曾經對我這樣地說過了？衆蘇丹的蘇丹說過了，一切世間的蘇丹是沒話可說的了！』

那蘇丹於是大怒。

『那麼，臣子，你是忠心於你的故君了！我曾經想使你幸福！我必將更使你幸福！我說的話是要實的！』

這便是一切的蘇丹所不能免的毛病。

他們都很自信，以爲他們不但能使人有財，使人有勢，而且也能使人幸福。

爲要使赫三幸福，蘇丹就把他監禁起來。

但是赫三却逃走了。

他配好了馬鞍，在錢袋裏裝滿了黃金，在夜半，他就騎着馬奔向報達來了。

恰和十年前一般，他拚命地趕路，不給那馬停下了，等到太陽從山後面放射出第一道金光時，赫三已望見了報達的城門了。

在赫三看來，似乎世界上沒一個地方的樹木，能像報達城外樹木般的美麗而芳香。而且沒一個地方的寺院尖塔，這樣高高地直聳在天空。

他下了馬，跪在地上，向泥土親吻。

在這時候，城門口坐着一個老年的女乞丐，正在給他孫女兒梳頭髮。

『看哪，祖母！看哪，這人在那裏做什麼？』那女孩子說：『他是正在囓着泥土呢！』

『他不是囓泥土，他是在親吻啊；不要響，蠢人，不要響！』那老婆子回答說：『這不關你的事！也許他是太愛祖國了，也許他是多喝幾盃酒了。總之這兩種人，都是不去惹他的好。你還要害羞嗎？你的年紀已不是這樣的幼小了！』

『我有多少年紀了？』那女孩子親切地問着。

『你已經有了十一歲了。你是在那年生下來的，就是富商赫三在他的結婚筵宴的時候落下褲子的那一年。』

祖國的泥土彷彿向赫三的臉上唾過來。

他趕忙立起身。

『神是偉大的啊，神啊！偉大而又慈悲的神啊！人家拿了我落下褲子的時候來計算日子呢！而且無論那個壞蹄子，連自己的年齡都還不知道的小女孩子，也都知道在十年以前，我，赫三曾經落下了褲子！』

『我差不多是隔世的人了，我已經從頭做了一世的人，從一個乞丐變成了富翁。我有了最高的權力，我統治過一個國家，我頒發過公正的律法，我在全個國土裏已行施過德政，我可以做得蘇丹了；可是那個女乞丐，在替她孫女兒理髮的時候，還沒有忘掉十年前我的褲子落下的那一段故事……』

於是赫三立刻跳上馬背，轉過頭來，飛一般地騎着走了，走向他眼睛注視着的方向走去了。

這就是人們所曾經知道的關於赫三的事。

至關於赫三的事的一切，那是只有神才知道呢。

## 錯打了屁股

中國是「禮義之邦。」在中國一切的事都是斟酌理，都是極有意味的，就像這篇寓言裏所說的一般。

在中國便是刑罰也合乎情理。

中國的皇帝用了兩件法寶治天下：一件是米飯，一件就是竹棍。他用了米飯養活良善的百姓；又用了竹棍子，責罰不良分子的屁股。

打屁股是很合情理的一種刑罰。

中國人相信「萬惡譬爲首，百善頭是先。」一切的好思想全是從腦子裏發明的；但一切的壞主意却是從屁股裏出來。中國的皇帝稱作「元首」，「元首」就是頭兒。頭兒是

不會有錯的。要是做出了什麼壞事，那總是生在底下的屁股不好，所以屁股是該挨打的。

打壞人的屁股，這是「禮義之邦」的刑罰。

閒話少說。單講從前中國有一位皇帝，名叫敬宗皇帝。敬宗是一位英武聖明高貴無上的天子。四海之內全是他的湯沐，五萬萬人全是他的臣屬。

有一天，敬宗皇帝召集了御前會議，百官羣臣侍衛着。皇帝若有所思；過了些時，皇帝降旨了。

皇帝發聲如洪鐘。皇帝道：

『朕向來是愛民如子的。現在中國的百姓，到底是怎樣生活着，朕甚不放心。董理啊，你是戶部大臣。你所管轄的，是米糧的分配，和民風的糾正。你用了米飯和竹棍，代朕治理天下百姓。你和百姓是最接近的。董理啊，你不要愁着你的尊臀，從實說罷，究竟現在中國的境况是怎樣的。』

羣臣齊向皇帝禮拜。

董理依着朝儀，叩了四百七十二個響頭，然後上奏：

『皇帝陛下，堯犬也敢吠日，所以臣大膽在陛下前面說話了。凡是蠢才只能說實話。因為說誑話必須先經過一番思索。沒有腦筋的蠢才是連思索也不會。所以只有聰明人才想的出假話，像臣那樣的蠢才卻是只有說幾句實話的……』

『陛下，現在北京打南京，南京打廣東，廣東打上海。全國亂紛紛地在打仗，可是依然是國泰民安。我們中國又太平，又興盛，害的那些外國鬼子因為羨慕我們中華，正在打算自己吞滅自己呢。聰明聖智的皇帝陛下啊，臣不必多瀆，只消說一句話就夠了！現在中國是到了這樣繁富的景象，連那母鷄都生着金蛋了。』

『怎麼？母鷄生着金蛋嗎？』皇帝驚訝地問。

皇帝的聲音和銀鐘一般。

『那是只有在寓言裏纔有的事啊！』

董理又叩了三百七十二個響頭，恭對道：

『寓言裏所有的事，在太平的中國居然也有了。假如陛下不是萬乘之尊，臣敢請陛下下臨塵土，到市場裏去巡察一下。十個雞蛋賣多少錢啊？就是十兩金子。一個雞蛋——一兩黃金。在別的國土裏，百姓們從早到晚，辛辛苦苦的工作着，還賺不到一兩黃金。在我們國裏呢？只消母鷄「啣啣」地一聲叫，一兩黃金就到手了！啣啣一聲——黃金一兩！』

羣衆都叩頭向皇帝道賀，只有賢人季散在旁說着：

『母鷄們越快活，百姓們照例是越窮苦啊！』

但是皇帝彷彿教季散不要說話，一邊却降旨道：

『我們的大賢季散是很多思想的，所以，董理啊，你別理會他！因為地上的思想足以遮蔽快樂，正像天上的雲霞足以掩蓋日光……董理，你再說過一遍罷！啣啣——黃金一兩！啣啣——黃金一兩！』

於是全體的臣僚都連聲歡呼：



『囀囀——黃金一兩！』

在御前會議中，從來不曾有過這樣歡悅的空氣。皇帝便命搖鈴閉會，聖旨道：

『御前會議就從此閉會罷！御前會議不是行樂的地方。我們現在是太幸福了，太歡悅了，太快活了，在朝上一本正經地會議着，真是太沉悶了。朕現命京城人民大宴三日，家家掛燈結綵，燃放爆竹，以共慶昇平！』

於是羣臣一齊散朝，同時還歡呼着：

『囀囀——黃金一兩！囀囀——黃金一兩！』

皇帝是滿懷的喜悅。他走向御苑中去，他把第一個遇見的十四品官員，立刻擢升到一品官。

遇見了他的大兒子的奶媽，皇帝立刻封她爲將軍。一路所遇見的官員，皇帝又賞給了許多花翎，補服，紅頂子或黃馬褂。

這樣地一路走去，皇帝到了御苑中一所寂靜的屋子裏，屋子四面圍繞着花木，賢人

季散是住在裏邊。

「賢人們，是只有遠看才值得喜歡！」皇帝說。「和賢人接近了，朕竟不知道怎麼說纔好。朕不能把一品官職賞給你們。你們這些賢人們不要穿戴花翎補服。紅頂子，黃馬褂，你們都不要。朕真不知道拿什麼東西賞給你們啊！」

「啊，皇帝，偉大而尊榮的皇帝！」季散回答道。「假如皇帝能賞給十枚雞蛋，那是感戴皇恩，將非言語所能描摹了。」

「怪事？賢人啊！你，」皇帝驚異地問道。「你怎麼竟爲了這麼細小的賞賜而欣悅呢？」  
「難道只有愚人纔要喫東西，賢人就應該挨餓嗎？」季散說。「臣不是已向陛下說過了嗎？母雞們越快活，百姓們照例是越窮苦了。說說是好聽的：「囫圇——黃金一兩！」可是在這情勢之下，人們却一個個都餓死了！」

「把那戶部大臣董理的頂戴摘去了罷！」皇帝失望地嚷着。「董理竟敢把朕當作鷄籠裏的鷄，五萬萬中國百姓的皇上，竟像一隻鷄籠裏的鷄，整天的嚷着：「囫圇——」

黃金一兩！

皇帝一時大怒，他竟忘却下命令送十個雞蛋給賢人季散。他就怒氣沖天地從新上了朝，降旨把一切宴會，一切的燈綵和爆竹都一律停止。從新召集了御前會議，討論這件嚴重的緊急的大事。

御前會議開始了。

皇帝動了怒，他的聲音和雷霆一般。

『可惡的董理』皇帝說：『朕的國土，弄的這樣糟了，虧你還說的出這許多好聽的話來！在朕的國土裏，母雞生一個蛋，就值一兩黃金，可是那賢人，像季散那樣的賢人，邦國的榮光，社會的明星，却活活地餓死了！你們想，後代的人們將要怎麼說？後代的歷史家將要怎樣地寫呢？敬宗皇帝。當他在位時，著名的大賢季散餓死了！』在後世的學校裏，上歷史課的時候，假如教師問起來：『敬宗皇帝有什麼特別的政績？』那時，八歲的小學生都一齊回答道：『當敬宗做皇帝的時候，那些賢人們都餓死了。例如那中國最大的哲學家』

季散便是在他的治下餓死的。」那時教師不但不責罰學生，還要讚揚學生回答的不錯。朕的名聲從此可就糟了。朕將萬世萬萬世，受後人的譏笑，受子孫的咒罵！可惡的董理，你只是嚷着「囑囑——黃金一兩」却把朕害的好苦啊！」

董理生怕他的屁股挨打，連忙跪下，叩了六百三十七個響頭，然後上奏道：

「請陛下息怒。要是人們可以允許瘋子說話，那就請陛下開恩容臣一言。」

「也好，姑且准你再放一次屁。看你這奴才再有什麼話說。」

「皇上啊，」董理俯伏在皇帝的脚跟說：「罪狀現在已經是很分明了。一個雞蛋賣一兩金子。這是誰的屁股不好，只消一經查究，是就會破案的了。」

羣臣全知道董理所說的話，是合着中國的理法，合着中國的習慣的。

「那是要找出恰當的屁股方好，」賢人季散却是這麼說。

「對啦，」董理點着頭讚揚道：「大賢季散的教導總是不會錯的啊。我們應該找出那恰當的屁股，懲戒一下。雞蛋的價錢漲的這麼貴，是誰的屁股不好呢？出賣雞蛋的是誰

呢？自然是鄉下人了！所以鄉下人的屁股犯了罪。我們應得用那棍子教訓一下，重重地打上幾百棍，鷄蛋的價錢就會賤下了。」

「你的話還像是有理的！」皇帝說。「董理，就照此下令罷！」

於是董理發出了命令。

爲了責罰出賣貴價的鷄蛋的鄉下人，打壞了七條的竹棍。

可是鷄蛋的價值比以前更貴了。

在小菜場裏每個鷄蛋的價錢是二兩黃金。

一兩黃金是蛋的代價，另一兩黃金是刑罰的代價。屁股也是值錢的啊，可不是嗎？

皇帝許久沒有看見那位聰明的哲學家了。

賢人季散睡在御苑花木中間的一間小屋裏，已經餓得快死了。

皇帝去訪問他。

「棍子是屢次奏効的，這一次竟不見功效了！真怪事！」皇帝失望地嚷着。

於是那位賢人，有氣無力地呻吟着說道：

「他們是錯打了屁股，天子啊！」

皇帝就命立刻召集了御前會議。

御前會議召集了。

「老實說，百官們啊，」皇帝開始說（那時候他的聲音和冷茶一般了）：「朕委實不喜歡那些賢人們。賢人們真是不好惹的啊！他們是和平常的人不同的。平常的人活時願自活着，死就願自死了，——他們靜悄悄死了，和別人毫不相干。但要是一個著名的賢人呢，那可就麻煩了。我們是要向着後世負無窮的責任。假如一個賢人死了，就來了許多問題：爲了什麼緣故死呢？何以死呢？怎樣死呢？後世的人們是必須尋根究柢的向着。現在那大賢季散又快要死了。蛋價是比以前更貴了，眼見得季散要活活地餓死。董理，你的一切的策劃，竟是一點用處也沒有。」

「天子，休氣壞了寶貴的身軀！陛下是應該爲國爲民，保重身軀才好啊。」董理嚷着，

接着叩了八百三十七個響頭。『這病症是早已斷定了。是因為鷄蛋價貴的緣故。那唯一的救藥是棍子。至於錯誤，一定是在於藥的用法不對。那棍子是錯打在不應該打的屁股上面了。』

『對了，對了。連賢人季散也說：「錯打了屁股。」』

『奴才的鄙見居然和大賢的見解偶合，真是萬分的榮幸了。所以，現在應得把棍子打在恰當的屁股上面。我們以前是打鄉下人的屁股。可是買賣鷄蛋的時候，買的和賣的却都犯了罪。出賣高價的鷄蛋的，固然不好，出了高價買鷄蛋的也不應該。北京人甘心出二兩黃金，買一個鷄蛋，這樣的豪闊是適足養成鄉下人的貪婪。所以也得用棍子來警戒一下才好。貪婪應該受罰，豪闊是也應該受罰的啊！』

『董理，』皇帝嘆道：『你的提議倒是很合理，很合法的。董理，你就下道命令罷！』

『這一回竹棍的需要要比以前更多了，』一位管財政的官員在旁說。

『難道爲了百姓們，朕連幾根竹棍都捨不得嗎？』皇帝慷慨地說着。

於是對於豪闊的懲罰開始了。在北京城的每個市場裏，出了貴價購買鷄蛋的人都被捉來，各打幾百棍子。

這樣地懲罰了三天。

過了整整的三天。

到了第四天，鷄蛋是漲到了四兩黃金一個了。

沒有人敢到市場裏公然地去買鷄蛋。

賣鷄蛋的人都把蛋藏在衣裾裏面偷偷地出賣，所以蛋價比以前又貴上一倍了。

賢人季散自然是非常機警的，他自己並不到市場裏去，却叫了女僕去。

過了許久女僕方纔從市場裏躡着腳悄悄地回家。她連步履都不敢則聲了。

季散教她去買四個鷄蛋，却只帶回了一個。

皇帝是時刻惦念着的，他便又到了賢人季散的小屋子裏去訪問他。

他看見季散是差不多就要死了。



那位大賢用手指點着自己的屁股，呻吟着說：

『又錯打了……』

皇帝號啕大哭。

『季散啊！又聰明又偉大的季散！不要立刻就死！請你再等待一天罷！朕願向天立誓，到了明天總得有個辦法。不然，朕將割取那可惡的董理的腦袋！』

皇帝忙命召集御前會議。

御前會議召集了。

皇帝震怒。

皇帝的兩眼如閃電。

皇帝的聲音如霹靂。

他嚷道：

『董理這亡八！把你這賊腦袋放到斷頭臺上去罷。大賢季散快死了，朕將永遠在歷

史上留下一個污蹟！

董理倏伏在皇帝跟前，哀求道：

「天子啊！臣這個下賤的腦袋，本來是一文不值的。今天砍掉也好，明天砍掉也好，反正是一樣的。所以不妨請陛下暫且忍耐一下。只消一天就夠了。再過一天，臣一定找出那恰當的屁股來加責罰。在中國所有跡近嫌疑的屁股都找遍了，偏沒有找到那恰當的屁股。是誰生蛋的？當然是那母鷄了！所以我們應當罰如其罪。把母鷄的屁股重重地打幾百棍。教母鷄們不許再生貴價的鷄蛋，不許再生，這樣不是很對嗎？」

聽到了這個又簡單，又明白，又合理的辦法，滿朝的官員都不勝喜悅，如釋重負。

「董理，快去命令着罷！」皇帝說。

董理下命令了。

整整的一天，在全個中國，只聽得母鷄的狂叫，却聽不見別的聲音了。

他們把所有的母鷄全捉起來，把兩腳縛住，就用竹棍在母鷄的屁股上面打着。

第二天，母雞們便不再生雞蛋了。

皇帝重又走到御苑花叢中的小屋裏去訪問季散。

季散已是奄奄一息了。

大賢帶着笑容，向着伏在他足旁哭泣着的皇帝，鼓起他的臨死的勇氣，說：

「天子啊，將來的歷史對你將要怎麼說呢？不要害怕。決不會有貶辭的。將來的歷史裏，不過是這樣說着罷了：「敬宗是一個好皇帝。他有着慈善的心。可惜他有一個缺點，是時常錯打了屁股。」但是天子啊，請不必過慮罷！在世界上很多的皇帝都是遭逢同樣的運命，時常錯打了屁股呢！」

說完了話，賢人季散死了。



## 雨

支那的大皇帝立在紫禁城內南書房的窗前，向外面瞭望。

他是一位又年輕又慈祥的國君。

下雨了。雨越下越大。天彷彿是在哭泣。御苑的花木浴着淚水。

皇帝動了慈悲，嘆道：『雨下的這麼大，窮苦的小民，要是沒有一頂笠帽在街上行走，不是要淋壞身體嗎？』

於是皇帝就把廷臣會紀燦喚過來，降旨道：

『北京大雨，貧苦小民不戴笠帽，冒雨行走，朕實憫之。着即傳諭內戶部大臣查明北京貧民實數，即行奏覆，欽此。』

曾紀燦連忙跪在地上，叩頭，如搗大蒜，誠惶誠恐地對道：『陛下！方今聖主在上，邦治之世，物阜民富，陛下豈尚以爲未足嗎？臣今當遵旨查明，在今日日入以前奏覆，萬望陛下放懷勿念。』

皇帝微笑點首，於是廷臣曾紀燦就立即跑去找戶部大臣商氣森。

曾紀燦喘息着跑到商氣森那裏，因爲匆忙，不及向戶部大臣行禮。他就說：『不好了！我們的皇上今天老大不高興。原來是那些匪徒鬧出的亂子。那些匪徒竟敢不戴笠帽在北京城內冒雨行走。因此今天皇上要查問，北京城內這種匪徒究竟有多少。這一件公事可是怠慢不得啊！』

商氣森咕嚕着說：『那些匪徒真可惡，我遵旨澈查就是了。』

於是他把京兆尹柏計華叫來，說道：

『本官奉宮庭傳諭，說因爲京師地方擾亂，龍顏震怒。你在衙門裏，究竟是管事不管

事？』

柏計華連忙伏在地上叩頭，惶恐地說：『卑職不敢，大人說的話卑職全不明白。御苑花木繁茂，早已把四面景物遮蔽，難道聖上還能窺見外面的情形嗎？』

戶部大臣就答道：『那我可不知道底細。我只知道有大幫匪徒，不戴笠帽，冒雨在北京行走。皇上知道了，所以震怒。今天傳旨，說要查明北京城內此種匪徒的數目。你要保全你的前程，趕快去辦理才是！』

過了一分鐘後，柏計華就命令差役道：『快去，把那老混蛋蔡誠叫來！』

蔡誠是京師警察總監，他奉召急忙到京兆尹衙門裏，戰戰兢兢地跪在柏計華脚下。柏計華用腳踢着他的腦袋，怒罵道：『混帳東西，下賤的奴才，你難道定要把我們的官職都丟掉，要叫我們都上油鍋嗎？』

蔡誠戰抖着說：『奴才該死。奴才是一個傻瓜。奴才委實不明白大人爲什麼事生氣。要是大人再不解釋一下，真把奴才悶死了。』

『老飯桶！像你這副模樣，只配得當一名豬圈的總監，管轄北京的大城市，像你這種』

人怎配得！你知道麼？皇上覺察了，在你管轄的地域，鬧出了大亂子，匪徒們竟是光着頭滿街行走，在這樣的大雨天，連一頂笠帽也沒有。現在趕快去調查，這種不戴笠帽的匪徒，到底有多少，限今天日裏必須查覆！

過了一分鐘後，警察總監蔡誠立刻叫人打着大鑼，招集全城的警察兵士，當面吩咐道：『壞蛋，你們喫了飯管些什麼事！我要把你們這些壞蛋都打個半死，你們才知道利害哩。滿街的人都光着頭行走，在這樣的大雨天，都不戴一頂笠帽。你們難道瞎了眼嗎？現在限你們一個鐘頭，把街上所有不戴笠帽的匪徒，都捉了來，一個也不許放走！』

警察們一點也不敢怠慢。於是在一點鐘以內，北京城到處都捉人，登時就有許多不戴笠帽的人在前面逃，警察在後面追，口裏嚷着：『拿住，快拿住，不要放走！』

於是那些沒有笠帽的人有逃到人家屋子裏去的，有逃到地窖裏去的，也有逃到酒缸裏去的。但是一個一個地全被警察搜尋了出來，正和貓捕鼠一般。

過了一點鐘以後，北京城裏不戴笠帽的人全被拘禁在警察署裏了，一個也不會逃。



走。警察總監就升了大堂，問道：『一共是幾名，快報上來！』

警察一齊答道：『二萬零八百七十名！』

蔡誠又嚷道：『好，快叫劊子手來！』

於是在半點鐘內，在警察署前面的廣場上，砍下了二萬零八百七十顆不帶笠帽的頭。

砍下來的二萬零八百七十顆的頭，登時都懸掛在北京街道，曉示大眾。

於是這一件重大的公事，總算雷厲風行地辦好了。蔡誠就去稟覆柏計華，柏計華稟覆商氣森，商氣森報告曾紀燦。

旁晚時候了。雨已停止。夕陽的斜暉溫和地照着御苑花木上的水滴，晶瑩得和珍珠一般。

皇帝站在南書房窗前，欣賞着斜陽的美景與花木的芳香。

他是一位又年輕，又慈祥的國君。他在享樂的時間，却不忘小民的苦痛。

他又記起了那些光着頭在大雨中行走的不幸的人們了。他於是向着曾紀燦問道：『朕命你辦的事，你大概已辦過了。朕要知道在北京城到底有多少人，在雨天竟沒有笠帽蔽首。』

曾紀燦叩頭對道：『陛下的聖旨，羣臣們早就奉行了。』

皇帝又問道：『那末，有多少人呢？快從實說來！』

『陛下，在陛下所統治的北京城內，雨天不戴笠帽子的人，是一個也沒有。臣願賭咒，臣說的是實，臣不敢說半個字謊。』

於是龍顏大悅，帶笑着說：『幸福的北京啊！幸福的天下啊！在朕的治下的人民，在雨天，都不會淋壞身體。朕是何等地幸福啊！』

因為龍顏大悅，宮內的百官羣僚也大歡悅。

於是曾紀燦，商，氣，森，柏，計，華，蔡，誠，一千人等着一律賞戴紅頂，爲的是他們關心民瘼，他們善作民父母，他們善體皇上的德政。

朝代啊！

滿街全是戴着笠帽的百姓，滿朝全是戴着紅頂的官員。真是聖明天子啊！真是太平



## 豬的歷史

### ——聖誕節的故事——

這事情發生在聖誕節前一日早晨。

阿華走到了廚房裏，和那小豬一塊兒玩着。

廚娘亞幾琳娜正在讀報，讀着關於南非戰爭的一段新聞，她一邊哭，一邊痛罵張伯

倫貴爵。(註一)

『和我家的那個無賴漢竟是一般無二。也要打女人！唉！他還不是個野蠻東西嗎？』  
哭了一回兒，她悲傷的幾乎昏迷過去。

在悲傷與昏迷中，她仰首望了望時鐘，說：

『已是燒飯的時光了。』

在悲傷與昏迷中，她把阿華捧過來殺了。

在悲傷與昏迷中，她把阿華的臟腑都挖出，放在鍋子中的沸水裏煮了。

同時她却把那隻小豬抱在懷中，在她背上輕輕拍着說：

『倒是個好子孫！自己走到廚房裏玩啦！』

小豬和割去耳朵一般地叫着，她都不管，匆匆地就抱去，交給了保姆了。

保姆也在小豬背上輕輕地拍一下，就把牠安放在阿華的小床上說：

『躺着罷，壞人兒！』

同時她心裏却正在惦念着：

『他們會送給我一件嗶嘰衣服當作聖誕禮物嗎？也許他們又不過說說謊罷了！』

那小豬叫喊着，拍着漸漸的疲倦了，便在阿華床上睡着了。

阿華呢，却早就在鍋子裏煮熟了。

因爲這樣地鑄成了一個大錯，關於這小豬，後來才有這一大篇的故事。

但是如此顛倒的事情，難道竟沒有人覺察嗎？這是很容易明白的：在聖誕節前一日，大家都很忙，誰也不會留心到這一些事。

第二天晚間，在宴會席上，他們把阿華端出，上面加了些奶油和麥糊。阿華的味兒真不錯，大家都不住地叫好。

大家高高興興地喫着阿華。

佩德里雪甫將軍喫了一塊肋肉還不夠，再要一隻後腿。並且說：

『不像是小豬，簡直像是孩子的肉呢！』

阿華的母親得意揚揚地回答道：

『這是家鄉的風味。』

這一句話引起了佩德里雪甫將軍的無窮感慨，他長嘆着說：

「說起家鄉風味，就要回想起地主制度的舊時代來了。那時候真好啊，豬肉是有天然風味的。現在是怎樣呢？時勢變了。真的豬竟非常之少。」

阿華的父親，是慣會說些笑話的，插着嘴道：

「在大批的豬出現之前，豬肉大概總是非常少的啊！」

說着，便夾了一隻「前爪」送入口中。

同時那小豬呢，却正和孩子們一塊兒玩着。

在去拜會小客人之前，他們喚醒了牠，給牠穿上了清潔而又美麗的小衣服。

只有一件事不容易懂得：那孩子無論怎樣，總不願意豎起雙腳，在地上站着，整天到晚，只把四腳伏在地上，在房間裏亂跑。

任是大人們再三地教導着說：

「阿華啊，不要四隻腳亂跑壞人兒啊！阿華啊，儘鑽在床底下亂走，太不像個樣兒。這是使不得的！應得叫人家知道阿華也居然會走路，這才好呢！現在且撮着小嘴唇玩一回。」



「德撲味嗜」罷！」

任是怎樣的教導着，那孩子仍是四隻腳伏着行走。

「噢，他多麼有趣啊，」母親瞧了牠歡悅地說。

接着就和牠親了好幾個吻。

「我的小仙子啊！我的性命啊！我的血啊！」

慈愛的母親的心，充滿了熱情與幸福，甚至於暈去了。

他們把阿華的兩手舉起，身軀懸空蕩着，向了許多客人賣弄。

「看哪，他今日好不古怪，這個小妖精！」

那小豬不意竟會有絕大的成功。

「天使！有一位太太嚷着說：『恰像一個天使！』」

「完全像他的父親，」別一個驚奇模樣地說。

佩德里雪甫將軍伸出兩個指兒，打着手勢，故意逗着孩子玩，

一邊說着：

『好個勇敢的孩子！我當你那年紀也是這般的啊！』

聽到了這些話，那小豬癡狂一般地叫起來了，大家便喝着采道：

『未來的瑪志尼，未來的瑪志尼！』

在宴會中被邀請來的那些孩子們，瞧着小豬的那種形狀，都高興得出了神。

因為在兒童時代我們遇見獸類比遇見人更要歡喜。

那些孩子們永不會有過更歡樂更開心的小伙伴。

大家立即都愛上了牠。

尤其是柴佛賴斯基伯爵的小公子。

那位伯爵的小公子，立刻愛上了那四脚行走的小伙伴：

『真好玩啊！』

於是他也學着樣，四隻腳伏在地上行走。

他以後終身愛上了那小豬，他覺得和牠已結了不解之緣。

這一件事，以後對於小豬的功名出處，頗有重大的關係，因為無論是誰，凡和柴佛賴斯基伯爵府上有一點淵源的，以後都實授了樞密大臣。

那些孩子們都非常高興，永不會有過這樣的歡樂。

待那些孩子們的父母要把他們帶回家去了，孩子們都大哭起來：

『我們不要回去！我們要和阿華一塊玩啦！我們愛着阿華啦！』

『哈，你家的阿華多麼愛嬌啊！多麼愛嬌啊！』孩子們的父母熱誠地說。

所以當第一次出現在「人間世」的時候，那小豬，在老年人方面，在少年人方面——在一切人方面，便已得到了積極的大成功。

牠還有一樁驚人的本領，有一次牠偶然嚷出了一聲：

『咕嘍！』

大家聽了都叫起好來說：

『真是天才的孩子！』

『而且還只有兩歲的年紀啦……』那些看的呆了的客人這樣的相互說着。從這時起，大家就替這孩子上了一個尊號，叫：

『咕嚕君！』

『這孩子的前程一定是很遠大的啊，』父親說。

於是母親就立刻幻想着她的咕嚕君，她的身上的血，將來要怎樣的變成一個大富大貴的偉大人物。

幾乎沒有一天，咕嚕君沒被相好的人家邀請了去玩。

『親愛的華色爾葉甫娜太太啊！看上帝面上，請把你家的愛嬌的咕嚕君送到我們這裏罷。沒有了他，我家的阿尼幾乎活不成。』

『小斑鳩啊！華色爾葉甫娜太太啊！我家的阿梅我真是沒有法子對付啦。我的那小女愛上了你家的咕嚕君了。請做些好事，把他送過來，至少半個鐘頭也好。』

因爲大家搶着要把阿華邀請到他們的家裏去，所以只得預先排定了一個時間表，而且必得預先訂定，才能光顧到這一家人來。牠父母總是這樣地答覆着：

『美麗的親愛的里哥夫爾葉夫娜太太啊！我家的咕嚕君，極早要到下禮拜四才能到你們府上，因爲在這以前的日子都已經預先約下了。』

那小豬這樣的過着日子，和許多上等社會中人，逐漸結成了深固的友誼。

柴佛賴斯基伯爵坐了自家的馬車，親自過來把咕嚕君迎接了去。

『我家的那小東西沒有咕嚕君，簡直活不成。』

伯爵隨後就把咕嚕君的父親請去在他的衙門裏辦事，而且把他的薪俸格外加多，爲的是要使咕嚕君不至遠離。

『真是沒法想啊！我家的小犬要是沒有咕嚕君，如何活的成？』

『還不過是一個小孩，他就能夠幫助父母了，』咕嚕君的父親這樣的感慨着說。

到了四歲，那小豬還不會說話。

『真是奇怪，』牠父母就有點慌張起來，把牠送到柏林，請醫學專家驗看。

柏林的醫學專家仔細診察了一回，在牠舌上割去了一些東西，就把牠送給了維也納的醫學專家。

維也納的醫學專家又診察了一回，割去了一種什麼腺，就把牠送給佛蘭福德的醫學專家。

佛蘭福德的醫學專家用一種燒灼法施了治療。

那小豬就開始說話了。

起初是勉強的很。可是說出來的話，却是用了三種語言。

站在兩隻後脚上走路，咕噥君是已學會了，早就學會了。到了這時牠居然是世家公子的模樣。

起首咕噥君有兩個女教師，後來又添請了兩個男教師。

這些男女教師先前都是在豪門大族當過教師的。

而且他們爲了咕嚕君阿華都非常熱心。他們說：

『這等聰明的高材生真是難得的。』

但是實際上呢，咕嚕君的思想並不十分敏捷。尤其是當牠解答算術題的時候。牠老是垂首坐着，有時眼看着自己的脚，不住地的蹀躞。

『*Sehr, sehr ernsthafter Knabe*』(註11) 德國教師說。

『是啊，他可不是一個浮薄子弟！』他父親得意地說。

『不是一個浮薄子弟！』

到了十歲，咕嚕君阿華已是一切都「訓練好」了，他們便把牠送進了最著名的學校裏。

在那邊牠也博得一切人們的歡心。

教師們歡喜牠，因爲牠誠篤，沒有浮薄習氣。

同學們歡喜牠，因爲牠會四脚行走，又會「咕嚕！咕嚕！」的叫，那所學校是非常注

重「學風」的。咕噥君阿華的風度，居然做全體學生的模範，改善了全校的學風。

「他是我的學校的學風的最忠實的保守者。他的友愛精神是了不得的。看啦！他總是跟在同學們的後面跑，總是跟在後面跑！」

到了十六歲，咕噥君身上發生了一件重大的變故。牠的父母爲了這事情納悶着，憂慮着，已是好久了。

原來他們的孩子坐着一條小尾巴。這尾巴雖然不大，可是終究是一條尾巴。而且還是螺旋形地捲着的！

父親發見了這情形，哲學地說：

「魔鬼取了這尾巴去罷。還不要緊，外面是看不出的！」

但是母親却爲了這個時常哭泣着，她想：

「無論如何，在女人們中間，他怎得了呢……！」

於是到了十六歲，他們把咕噥君送到巴黎，請一位著名的外科專家去診察。



那著名的外科專家，診察了一回說：

『不要緊！我們把這小尾巴割掉就好了。』

說時他就指點着那些用酒精浸着的小尾巴，共有六百六十六條，而且都是螺旋形地捲着，這些都是他最近從病人身上割下來的。他說：

『這種事情是常有的，並不足怪！』

那尾巴割掉了，一切和過去聯接的痕跡，這才完全消失了。

在學校畢業後，咕嚕君走進社會裏，一面候補着一個重要缺分，一面辦着一個專門的差使。

現在只有柴佛賴斯基伯爵叫牠咕嚕君，牠的同僚叫牠阿華，別的人却都叫牠華西理·彼得羅維支了。

一個少年男子，滿臉肥肉，戴着大鼻鏡的少年男子。

牠的臉相並沒有驚人之處，可是許多太太們都看出來，在這臉相上有一種特點，假

使不是一種「浪漫相」，那末至少是一種「貴人相」了。牠永遠地垂着頭，像是非常謙恭的樣子，兩眼永遠地瞧着地上。

這一副形相沒一個人看了不歡喜。

「難得有這樣的少年人。真是規行矩步！」

只有一個時候，這一雙謙恭低垂的眼忽然的向上努着，從眼球裏還露出一種兇光來。

這個連華西理·彼得羅羅支自己都不明白。

就是當人家在牠身旁說出「泥土」這一個字來時，牠彷彿覺着人家從牠身上拿去了一件寶貝東西似的，牠的眼睛裏就會出火說：

「泥土嗎？你們要想作什麼？這是我們固有的東西，家鄉的東西！我們不是生活在泥土上嗎？在祖國的泥土上嗎？這是我們的國粹！」

這些話就造成了非常有趣的印象。

『是啊，他所有的是年輕人的熱烈的頭腦，他只是太過分了些。』

但是在根本上，牠那種思想的見地，却是堅實的，非常堅實的。一切本國的東西總比外國的更好些！在這位少年人看來，這種的見地是顛撲不破的。這是正路大道。此外呢，還有一種癖性使華西理·彼得羅維支常覺得難受：牠和人一般地走着，立着，坐着，有時總覺的不耐煩了。牠就不自禁地用四隻腳在地上站着。

有一次牠不能自制，竟而顯出原形來了。

有一次，牠在一位重要人物面前，辦理着一件繁重的使人倦怠的公事，華西理·彼得羅維支忽地用四腳站在地上。牠向一位小姑娘身邊鑽過，嘴裏和割去耳朵一般地叫着，「咕嚕」着，鼻子向那位重要人物的膝頭撞着，背在寫字檯的角上磨擦着。

『活像一隻豬！』那位重要人物歡呼着，一邊又哈哈大笑，在二十年來他不曾笑過這樣笑的呢。

笑的甚至於下淚！

「喂，兄弟，你真是一個大喜劇家！哈哈！謝謝，謝謝你。幾乎笑死老夫了！好久我不曾有過這樣的開心。在辦公時候夠教人排除鬱悶。頭腦因此清醒了許多。你真是好人！」

於是那重要人物就下令道：

「辦理要公的時候，時常把華西理·彼得羅維支叫來罷。時常把他叫來罷？」

從此華西理·彼得羅維支變成了那位重要人物身邊的紅人，天天到辦公署裏來。玩着四脚走路，在桌角上擦着身子，並且「咕嚕」「咕嚕」的叫着，直到疲倦了為止。

於是那位重要人物狂笑着，叫道：

「夠了，夠了！我快要死了！阿嚏，我的親愛的人兒啊！連我都笑着，連我的靈魂都返老爲少了！」

華西理·彼得羅維支有時更煩惱着，爲了牠的奇異的夢。

在夢中，牠只看見許多豬。

牠時常夢見一匹母豬和十二匹小豬在一塊。母豬用鼻子撞着牠，和牠說：

『這些小豬全是你的了。』

『我應得結婚，』華西理·彼得羅維支就決定着。

於是有一回兒，當夢見母豬和十四匹小豬之後，牠就到了慈惠茨亭采華小姐那裏，向她求婚。

慈惠茨亭采華小姐是一位年輕的小姑娘，有着英國Miss的臉相，和水晶一樣清澈的眼珠，被稱爲「神聖的」純潔的微笑——整天在木頭上玩着「火彫」(fajogravurado)，幫着她母親做些慈然事業，讀着Carulle Mendes和Armand Sylvestre的小說，抽出裏面的疑難文句，請求她的女教師——從前是巴黎的「明星」——解釋，此外的時間是對着鏡子，顧影自憐，而且時時刻刻帶着一種神祕的美意的微笑。

當她的女友們問她：

『你爲什麼喜歡嫁給華西理·彼得羅維支呢？』

她便回答說：

『 Il est tres, tres Cochon! 』(註三)

他們的婚儀才不愧爲世界上頂有思想的婚儀啊!

『真是出色的一對!如此賢德的郎君,如此貞潔的新娘!』

有許多人甚至哭了。

華西理·彼得羅維支的出身固然很高,牠的經濟狀況却也並不壞。

牠是用了牠的聲音發財的。

這聲音當然不是瑪志尼或巴鐵斯鐵尼(Battistini)的聲音——不過是一種很單純的豬叫的聲音,但這聲音已經是夠響亮夠刺耳的了。

祖國的工業一天天的發達起來,假如有一家新的石油公司,金礦公司,或煤礦公司開起,華西理·彼得羅維支使用了牠的小豬般的聲音叫道:

『哦!是伊凡諾甫家所經營的事業嗎?哦,哦,我認識他們的!』

在這上頭牠的天賦的癖性就幫助了牠。

原來華西理·彼得羅維支有一種癖性，牠喜歡在天井角落或垃圾筒裏亂爬。

牠時常在人家的垃圾筒裏尋掘，牠尋得了些齷齪的東西，就藏着預備奉敬別人。

「是那位先生嗎？他可是……他做……」

聽得了這小豬的叫聲，大家都注意着，都靜心的聽着。

於是那家新公司的發起人連忙走到了華西理·彼得羅維支那里，說：

「敬愛的先生！我們情願送幾股發給給你，請你受了罷！」

這意思是求牠不要囁出齷齪的言語來，毀壞新公司的名譽。因此華西理·彼得羅維支便做了每家新設的股份公司的發起的股東，從此牠是既貴而又富了。

牠有這麼大的本領，全世界那一個見了不稱奇？

「到處都有他的份兒！真是多才多藝的人啊！沒一家公司沒有他！誰能和他那樣的替國家盡力呢？」

在文學方面也有牠的份兒。

又有了錢，又有了勢，牠就利用餘的閒時間來從事著作。

在這頭上牠的天賦的癖性也幫助了牠。

因為喜歡泥土，牠到處就捏了許多泥塊。

當牠寫着文章批評歌劇女伶或論述國際會議的時候，牠就加上了些泥塊，而且加的很多。讀牠的文章的人，飽嘗了泥土氣，就說：

『福祿特爾』（註五）

於是牠的掘泥土的癖性，反增高了牠的聲譽。

牠的古板的性情，加上了這種奇異的癖性，自然是很合宜的，而且由此更加顯出了牠的賢德。

除了上面的榮華富貴外，只有一回兒，華西理·彼得羅維支偶然遇到了一幕可怖的悲劇，使牠心中感着不快。

這是牠父親臨終時的事。



那老人已經只有幾分鐘的活命了。

在他臉上流露出一種安詳的態度，臨終以前的神志格外地清楚。

華西理·彼得羅維支坐在旁邊。

那老人張開了眼，帶着慈愛的臉容，瞧着他的兒子，說：

『阿華！我賺了一世，熬省了一世，留下的一切都只是爲了你。你自己也賺得不少。你一生已足夠喫着不盡了。阿華啊，我只有一句話要說：你也得稍微想到你的靈魂！』

聽了這些話，華西理·彼得羅維支忽地引起了一種奇異的強烈的欲念，要想「咕嚕」着，想用鼻子對父親的臉上親昵地撞着。

他立刻就抬起頭來，把鼻子壓在父親的冰冷的黃蠟一般的臉龐上，口裏「咕嚕」的說，從來不曾有過這樣響亮的聲音。那老人坐起來，他的眼睛大張着。

他帶着恐怖看着阿華，彷彿第一次看見這副臉相似的他，他大喝一聲：

「豬！」

說完就倒在床上死了。

華西理·彼得羅維支心中不覺動了一動。

聽了死人的叫聲，牠不覺跳了起來。

牠忙走到鏡子前面，聳着肩膀端相了一回，隨後淡然地說：

『是人啊，和別的一切人全都一樣的啊。』

於是馬上就到了牠父親的寫字檯上去翻尋，看有沒有遺囑放在那裏。

這是在牠的許多榮華的歲月中間的唯一的一悲劇的一瞬。

華西理·彼得羅維支一天天的高升了，升的高不可攀了，當那時候忽然……

當那時候忽然在彼得堡傳遍了一個異常的消息：

『華西理·彼得羅維支，那著名的華西理·彼得羅維支，華西理·彼得羅維支自

己躺在泥土中了，而且正躺在泥土中嚼着糟糠哩……』

這消息驚動了許多老年人。

「上帝知道罷，是什麼事啊！人怎麼會墮落到和豬一般呢！」

連柴佛賴斯基伯爵都說：

「哦，咕嚕君，這未免太甚了！」

那些老年人都好生驚異。但是後輩的少年呢，那些高官貴爵的候補者呢，却都譏弄那些老年人說：

「你們不配做福祿特爾的門徒啊！」

於是他們宣言道：

「唉，多麼謙沖啊！這是比智慧還更偉大。如此的貴人却甘心躺在泥土裏，他完全否定自己，除了糟糠他不願喫別的，他，他是把自己看的非常卑賤，這纔是精神文明啊！他決不是這個世界裏的人！」

這麼一來，可又和從前不同了：假使從前人家是信仰華西理·彼得羅維支的，現在是由信仰而變為崇拜了。

時間，空氣，都步步促成這一種的趨勢，

人們都到了華西理·彼得羅維支跟前去巡禮。假如人們有什麼小事情，大事情，以及頂大的大事情，都去叩問華西理·彼得羅維支。

假使從牠的口中說出了一聲「咕嚕」這算是榮幸之至了。

這意思就是說「是」。

假如從牠的口中說出了兩聲「咕嚕」「咕嚕」

人家就明白華西理·彼得羅維支不贊成這件事。

於是華西理·彼得羅維支整天躺在泥土裏，整天地「咕嚕」着。

這是什麼來由？

原來在牠的一生，華西理·彼得羅維支每次經過泥土旁邊，總覺得依依不捨。在牠的一生，每次見了泥土，牠總覺得有一種按捺不住的欲望：

「躺下去罷！躺下去罷！躺下去罷！」

可是在年輕時候，華西理·彼得羅維支却百般的抑制着，抑制着牠內心的欲望。等到牠的年紀漸漸老了，牠可以達到的一切目的都達到了，這時牠覺得生平只有一件事不滿足。

這時他已是忍之無可再忍了。

『我躺下去罷！』

牠於是躺在泥土中間了。而且吩咐人家只准拿糟糠給牠喫。

「非常之人」成就了「非常之業」，華西理·彼得羅維支這才博得了最後的無條件的大榮譽。

於是華西理·彼得羅維支死了。

報紙上記載道：

『我們喪失了一個理想的人了。是著名的實行家，是祖國的良友，是實業之父，是福祿特爾派的著作家；他的著作中的談諧的格調和死者的莊重的儀態，又恰巧是一個有

趣的對比。最後我們對於這位成就了「非常之業」的人，表示十二分的悼惜，我們從此不能再聽到他的洪亮的妙音了。」

華西理·彼得羅維支躺在解剖臺上，他們正打算把屍體解剖。那遺骸是預備搬運到田莊裏去安葬的，因為要使牠不至速朽，所以必須塗上防腐的香膏。

兩個外科醫生在幹着這工作。

其中一個醫生忽然嚷着：

「伙伴！這個簡直不是人，竟像是豬啦！」

「罪過罪過！從牠的全身構造看來，竟是一隻豬！」

那伙伴向牠看着，長嘆了一聲說：

「喂！伙伴！假使把我們這些人都解剖一下，正不知道有多少人實際上全是豬啊！」

兩個醫生相視微笑着，繼續做他們的工作。

(註一) Joseph Chamberlain 十九世紀末英國名政治家，南非戰爭前後曾兩次任殖民大臣。

(註二) 意言「非常，非常誠篤的孩子！」

(註三) 意言「他是非常，非常豬樣的！」

(註四) 因為福祿特爾是倡導自然主義的。

# 上海世界語學會附設 世界語函授學校

校址：上海寶山路三德里

章程及入學規程函索即寄

本校乃爲謀各地有志學世界語者之便利而設。無論何人，只須能閱讀漢文，即可報名入學。入學後在家學習與上堂聽講無異，課本講義極易閱讀。課本每冊附有練習題，可寄交本校，詳細批改。學員如有疑問時，亦可隨時質問。發音如未準確，近處可來本校正音，遠處可由本校介紹正音。

## 本校教員

王魯彥	周澤	胡愈之
陸式楷	陳兆英	徐耘阡
索非	孫義植	馬一鐸
郭後覺	盛國成	黃尊生
黃幼雄	蔣愛真	鍾憲民

## 時間

世界語本極易學，入本校後，每日自修一小時，六個月即可畢業。

## 課本

初級，課本十二冊，講義六冊，均係請世界語專家擔任編輯，解釋極爲詳細明白。

## 學費

本校取費極廉。學員入學，納洋五元五角，即可畢業，一切在內。此外更有分期付款辦法，另見章程。

## 權利

學員購閱書報，得享特別折扣。此外本校更介紹學員與各國世界語同志通信，及交換物品。



自修科用  
**世界語全程**

盛國成編

盛國成先生爲國內最著名之世界語學者，此書爲其手編，專供初學之用。係分課編制，譯解註釋，備極詳明。每課附練習題，末附模範短文及應用文程式。不但可供教科之用，卽學者自修，得此一編，已可盡得世界語之概要。書已付印，不日出版。

**國際語問題及其解決**

陳兆瑛于道泉編

**世界語四十言**

胡愈之著

世界語  
漢文對照  
**世界文學小叢書**

第一輯 共六冊

周作人 王魯彥 胡愈之合譯

近刊  
預告

上海世界語書店出版  
上海開明書店發行

# 文學週報社叢書

上海望平街  
第一六五號

開明書店印行

葉紹鈞著：城 中 實價五角

汪靜之著：耶穌的吩咐 二角五分

彭家煌著：憇 愚 四角五分

孫夢雷著：英蘭的一生 實價一元

魯 彥譯：猶太小說集 實價五角

阿支巴綏夫著 鄭振鐸譯：血 痕 實價八角

柴霍甫著 趙景深譯：悒 鬱 實價六角

夏丏尊譯：國木田獨步集 實價六角

胡愈之譯：東方寓言集 實價四角

文基譯：列那狐的歷史 實價五角

王世頤著 徐蔚南著：龍 山 夢 痕 實價四角

吳頌皋註：英文短詩選 實價五角

陳延傑註：詩 品 註 實價八角

汪靜之著：寂寞的國 實價六角

趙景深著：荷 花 近 刊

傅東華譯：參情夢及其他 近 刊

華寇爾著 顧德隆譯：梅 蘿 香 實價五角

豐子愷作：子愷 漫畫 精裝八角  
平裝五角

豐子愷作：子愷 畫集 精裝八角  
平裝五角

松村武雄著 謝六逸譯：文藝與性愛 二角五分

趙景深著：童話論集 實價五角

徐志摩著 趙景深譯：柴霍甫印象記 近 刊